回頭望向羅望子

博物館雜誌與podcas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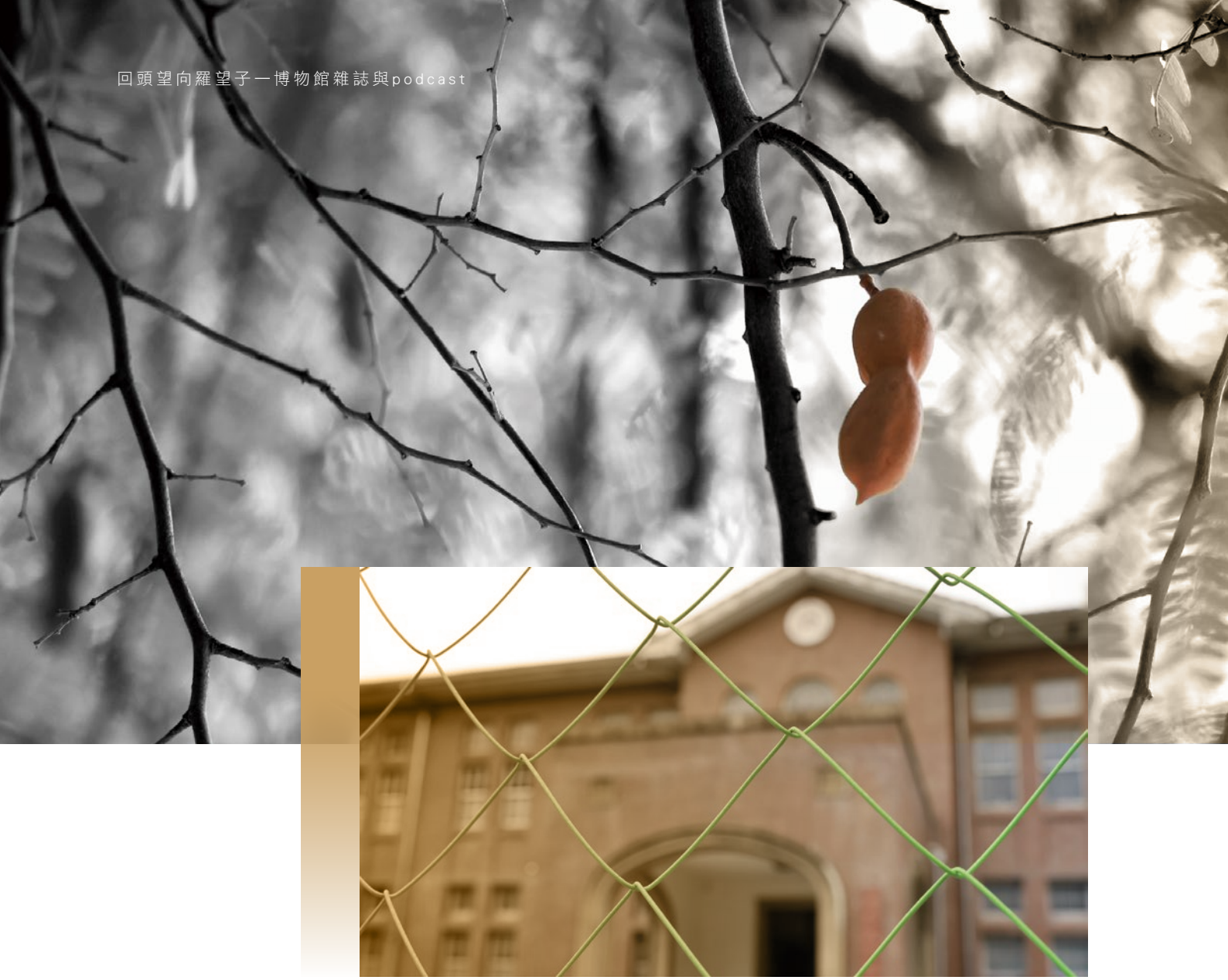
成大博物館/江映青

通常年屆尾聲，總會做一些回顧、盤點和檢討，今年多學會了什麼、累積了什麼新的經驗、以及犯過哪些錯誤。以我自己的2023而言，和成大博物館的夥伴們，至少做了兩個新的嘗試，一個是辦雜誌，一個是開podcast。

經過兩年多的COVID-19疫情，從閉館到逐步鬆綁，終於不再需要強制保持社交距離戴口罩，也不再需要視訊軟體才能參與國際會議時，隨之面臨的是至少兩年的修繕工程。所以，沒有實體展間了，怎麼辦？博物館接下來要做什麼？利用疫情時累

2023年5月20日博物館逛大街現場。

積的經驗繼續做線上展示？似乎是個必須也可靠的方向，但有沒有其他或許值得一試的做法呢？「館刊」和「podcast」就這樣跳入了腦海。這兩項一個老派、一個新潮的訊息閱讀/接收方式，倒也不是什麼創舉，很多博物館在疫情期間都透過編輯各種刊物、開設podcast來維繫與無法到現場的觀眾們的感情（以及注意力），持續介紹藏品故事、展示理念等，風格多元的podcast幾乎都能對應到館舍特色，刊物本身也都非常精彩。「別人都已經做了，我們現在才開始會不會太晚？」也曾經猶豫著反覆問自己這真是個好主意嗎，想到最後只能確定一件事，現在不開始試，那就連是不是太晚都不會知道了。



確定編務工作得以開始之後，第一步就遇到關卡，「這本雜誌要叫什麼名字？」除了還沒去算筆畫卜吉凶之外，難度或許不下為新生兒取名。什麼名字能代表我們期望做到的，一間座落於有歷史的校園中、住在市定古蹟裡的、想和外界對話的大學博物館？直白的名稱似乎太無趣缺乏想像空間，抽象隱晦的又怕讓讀者難以連結，一次腦力激盪的工作會議中，歷史系陳恒安老師丟出了過去曾有人提議將博物館前廣場命名「羅望子廣場」的想法，頓時提醒了我們博物館不只在於建築物內，也包括了整個校園「人」以外的事物。廣場前大學路旁，那排矗立數十年（有一說樹齡已逼近90歲）的高大羅望子樹，細小秀氣的羽狀葉日開夜闔，默默看顧著校區，也看顧著位在廣場上第一排的我們；如以「羅望子」做為博物館對外交流媒介之名，既有與環境生態和諧相處之意，也反映校園與老樹共存的歷史。更偶然而浪漫的巧合是，臺南高等工業學校（成大前身）的校友、教職員們在戰後回到日本，發行同窗會刊物《鳳木會報》，以校園中火紅熱情的鳳凰木為名，回憶在校生活點滴，至於1934年發行第一號的《龍舌蘭》則是由當時在校生編寫，報導學生社團、畢業校友和校務近況，名稱據說來自廣場上原有心型水池前，植有龍舌蘭之故；於是2023年的《羅望子》，就這麼恰巧地傳承了過去校友前輩們以校園植物為刊物取名的做法。

出於一種急切想讓更多人認識、與更多人對話的心情，很自然地在創刊號先做了長長的自我介紹和自

我定位—「大學為什麼需要博物館？」大學博物館怎麼看待自己和典藏的意義，又怎麼看待與其他類同性質館舍的關係？除了借鏡校刊主編的話來看博物館校史工作，也將2017年成立的「全國大學博物館聯盟」動機和創立始末梳理清楚，並透過參訪國外大學博物館的交流紀錄，回頭探尋自身的定位和方向。秋天發行的第二期，編寫期間正逢博物館修繕工程動工，於是從「博物館修房子」出發，以「文化資產、大學、博物館」做為主題也是合情合理。古蹟要怎麼修？校園文化資產要怎麼看待？博物館閉館了要做什麼？一方面藉由本館修繕的例子宣導古蹟、文化資產修復的正確觀念，一方面也思考現在（閉館）和未來（AI時代），大學博物館做為校園文化資產維護、紀錄、管理的角色，該有怎樣的因應？

充分表達自己之後，要怎麼開啟對話？我們嘗試用每期邀稿一篇來自國內外友館好朋友的文章，分享不同觀點和經驗，希望能慢慢摸索、構築出一個跨領域和國界的對話平台。創刊號先由曾在成大博物館客座的捷克孟德爾博物館Ond ej Dostál前館長稍來出刊祝賀，以及對大學博物館的期許；第二期則是過去合作兩年博物館節活動的馬來西亞林連玉紀念館，由基金會的文保委員鄭美玉小姐分享圖書管理學的角度看民間文獻收藏工作；第三期是2022年「校史與機構史研討會」擔任主題演講者之一的日本筑波大學田中友香里老師，分享校史編纂工作和編者觀點。每期截稿時收到這些來自不同國家、不同性質館舍/單位/專業領域的分享，簡直就像收驚喜包一樣讓人期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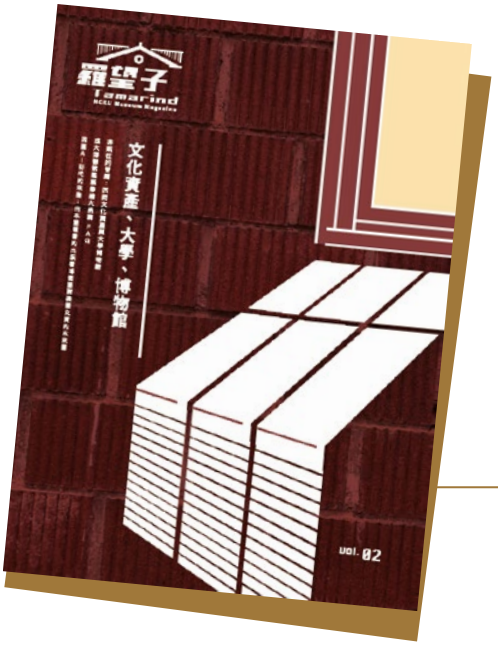
若開辦館刊《羅望子》是源自於想要對話和交流的企圖，那麼何不直接將「交流」做為年終的主題？正好九月初，ICOM-UMAC（國際博物館協會下大學博物館與蒐藏委員會）年會才甫於澳洲雪梨大學落幕，以此為引，「交流」順勢成為第三期主題。從館員們參與年會發表和工作坊的紀錄，帶出後續法國工業技術博物館、日本東北大學史料館、瀨戶內海地中美術館等不同的博物館專業觀察與文化衝擊。” Truth-telling through university museums and

collections”是2023 UMAC大會主題，正好也在這些文章中，得以一窺各博物館敘說事實的觀點和手法。

在三期不同的主題和友館邀稿之外的篇幅，是給博物館內最不可或缺的地基、骨架—校史、蒐研、展示、推廣四組的工作專欄。像是老照片和藏品的小故事，或是展示籌備過程甘苦、資深志工服務心得，每一個短篇都是讓博物館持續營運的工作微小切片，即便總被視為日常態，卻絕對不是無趣。

有了名字、有了主題和文章，當然不能夠算是一本好看的雜誌，平面設計每個圖像用色都有其意義，要能夠精準抓到整本刊物的精神和風格，並不是僅會使用Illustrator就能辦到的。很慶幸我們能邀請到同在臺南的老朋友，也有豐富的刊物編輯經驗（請參考溫暖好讀的嘉義市立博物館館刊《桃城・晃遊》）的「透南風工作室」接下《羅望子》的美編設計。好的設計總是能夠將內容帶到更多人看到的地方，而我們的設計師龍君正是如此。透過帶有人文感的沈穩，活潑多變的編排方式，以及鮮明的用色，讓我們在遞上雜誌讓各種不同背景的讀者翻閱時，總能獲得不少「哇！」的讚嘆聲。

與一期至少需要孵三個月才能問世的平面刊物相比，podcast這種新興媒體顯然在各方面都平易近人得多。從技術門檻上而言，是這樣沒錯，但從企劃編輯的角度，簡直像是擔任八點檔鄉土劇的編劇一樣緊湊燒腦，與館刊同名的《羅望子》podcast一開始就定位為30分鐘內訪談節目，要輕鬆與深度兼具，要讓聽眾更加認識大學博物館，要擔任館際或單位之間友好交流的橋樑，而且主題還要能呼應當期館刊。開始上架的第一個月，幾乎是以兩天約好一集來賓、擬好至少一場訪綱，錄音後一天半內剪完一集（天曉得我是怎麼有時間做職務內的其他工作）的速度進行，非常緊迫、充實，非常具挑戰性，當博物館轉為有聲書/廣播劇一般的podcast，要怎麼靠聽覺吸引大家不要關視窗？一間連有些在校生都不知存在的大學博物館，要怎麼「用說的」說到聽眾們興味盎然，願意打開博物館網站和Facebook看看？



左｜羅望子第一期。
右｜羅望子第二期。

《羅望子》雜誌電子書

《羅望子》podcast。

所幸，受訪的從博物館內各組長、研究員，到校內其他單位老師、同學甚至是博物館志工，幾乎都有著說好故事的才能，或許是因為盡量維持錄音間裡歡樂的調性，讓主講者也能盡情發揮吧。Podcast本身輕鬆、短小而生活化的特性，也讓我們在主題上有相當大的實驗空間，從館內各組業務相關人物，到校內其他單位（如鯨豚中心），或延伸邀請校外其他館舍朋友，或者、不止談建築物裡的博物館，校園生態、老樹故事等都可以談。不過，如果要說自己特別喜歡的企劃，大概就是博物館節「博物館逛大街」的現場錄音，以及中元節應景的特別節目「校園鬼故事」了。本著利用新媒介走出去交朋友的初衷，加上錄音器材越加輕便，趁著博物館擺攤活動隨機訪問其他館舍，甚至訪問來訪的觀眾，算是一次讓人愉快而且真正「雙向交流」的經驗；至於打從開季就默默設為個人唯一KPI的「另類校史—校園鬼故事」專

podcast訪問鯨豚中心王浩文主任。

podcast訪問蒐研組楊尹瑄組長。

題，出發點不過是想表達「校史」也是親切的、不官方的、有趣的，沒想到從一開始的網路徵稿就獲得不小迴響，從在校生到畢業多年校友都來投稿，最後也得以成功邀請校內同學來節目中現身說法，不只是分享靈異故事，也一起探討這些鬼故事背後的意義。錄音時的氣氛非常活潑歡樂，該集上架後也迅速攀升至播出次數第一名，至今依然遙遙領先其他集數，這或許代表我們有做對了一些事情吧？

幾乎所有新嘗試，都不可能靠單打獨鬥維持下去，《羅望子》也是。從最初想法成形的討論，到取名、確立刊物與podcast形式風格、製作階段各方熱心供稿和配合錄音主持、設計和收音剪輯上的協助，都來自許多人提供了原職務以外的心力和建議，不只館內從館長、各組組長、研究員、館員和志工隊長全數支持，前館長、前組長也都樂意支援，何其幸運。以金錢來衡量付出或許是最俗氣又不精確的方式，但身為執行編輯，微薄的稿酬和工作費已經是唯一能聊表心意的選項，卻往往還得面對各種資格懷疑和限制，不知道這樣以除弊為最高原則的作法究竟幫助我們揪出了多少多大的弊案，但如何成功送出一個

podcast訪問文化局謝仕淵局長。

字一塊錢多一點的稿酬，盡力維繫合作關係，在每一期的編務完成後，也成為一個必須克服的挑戰。在嘗試實驗一年之後，無論《羅望子》會不會持續做下去，又會不會在未來真的成功將它做成一個博物館的品牌，至少過程有所收穫，也就夠了。

最末是一點點只關乎個人經驗，不代表也不代言任何單位組織團體的分享。身為一位曾經拍過幾年紀錄片的工作者，我始終記得早期某一場作品映後座談時，觀眾問我：「為什麼要拍紀錄片？」我幾乎是出於直覺地回答：「我拍片是因為我對世界還有很多問題想問，我還有話想說。」如今將自己置換到新的領域、新的媒介，儘管不再是為自己個人作品發言，但得以維持下去的動力卻如出一轍。簡而言之，大概就是找尋、形塑、傳達進而交流「觀點」，無論藉由影像、文字、聲音哪一種媒材，都是一件吸引人的事，偶有痛苦但卻十足美妙。